

DUKU

读库

1703

新
星
出
版
社
NEW STAR PRESS

DUKU

读



主编 张立宪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读库. 1703 / 张立宪主编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7.4

ISBN 978-7-5133-2590-5

I. ①读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

IV. ①I217.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59053号

读库1703

主 编: 张立宪

责任编辑: 汪 欣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经销电话: 010-57268861

官方网站: www.duku.cn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邮局67号信箱 100036

印 刷: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770mm×1092mm 1/32

印 张: 11

字 数: 220千字

版 次: 2017年4月第一版 2017年4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2590-5

定 价: 30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读库联系调换。客服邮箱: 315@duku.cn

DK-1703-1704-01-60G-250-ST

目录

- 1 大舅回乡 张冲波
“狄丰义，你的家人欢迎你！”
- 41 盲流 骆武英 口述 / 骆淑景 记录整理
一层山一层山数着，心想，家乡就在山背后，但就这一截路，我却有家不能回。
- 65 远去的背影 李怀宇
回忆仙逝的老先生，记下沧桑而智慧的历史初稿。
- 126 “爱乐”之梗 亓冠奇
《爱乐之城》中其他影片的影子。
- 187 浮生（续二） 任晓雯
用一枚枚浮子，标志出旋涡的方向。
- 214 琳琅满堂 尹敏志
这家东京古书店“多有中国难得之书”的口碑在晚清士大夫中流传广泛。
- 237 极限玩家 谭夏阳
“极限片”是极限明信片的简称，由明信片、邮票和戳记三大要素组成。极限片的“极限”，就是最大限度的接近。
- 314 时差 周 烨
1986年，全世界的时间才得以统一。
- 331 分裂时代的前夜 刘 勃
温和的土地产生温和的人物，极其优良的作物和勇武的战士不是从同一块土地上产生出来的。

大舅回乡

张冲波

“狄丰义，你的家人迎接你！”

我的大舅狄丰义，2013年3月11日在台中市去世，享年九十二岁。

大舅早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法学院，1949年随国民党军队到台湾，后在台湾组成新家庭，妻子是河北唐山人，1926年生，育有两女一子。大陆河南老家原配夫人为陕州黄村人，1918年生，大女儿玉瑞1941年生，二儿女玉芳1949年生。

流落台湾的大舅，生前一共回过大陆五次，分别是1990年、1992年、1994年、1997年和2005年。前四次都回到老家董家村，最后一次只到北京，住在四舅家里。

台湾来信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大舅台湾的二女儿蔓灵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留学。当时台湾地区与大陆不能直接通信，必须通过第三方才能寄回来，信皮上要写三个地址，最上边写大陆地址，竖写美国地址，横写台湾地址。大舅写过好几封信，让二女儿从美国转寄，她不愿意联系，始终反感父亲跟大陆这边拉扯。信中写道：“昨夜父亲打电话，让跟你们联系，我就硬着头皮写这封信……”地址写作“河南省灵宝县下砦乡董家庄”，还是1949年“土改”前民国政府的行政区划地名。收信人是二女儿的名字：席喜秋。落款日期：1984年5月10日。

那时大表姐玉瑞住在偏沟村，小杰哥带着信从十里外的董家村赶来，兴冲冲的，一掏口袋，信没了！再翻，还是没有。瑞姐很着急：“这个信很重要，原先联系不上，三十五年了，现在好不容易联系上，你把信一丢就断线了！”小杰哥赶紧沿路返回去找，幸好在新店村路边干水渠找到了。是他调皮，一路踢着小石子，走着玩着给弄掉的。大路边干渠槽，石头垒的，栽有两行杨树，信掉在干草窝里。

此后瑞姐一直把信保存着，方桌背后有个镜框，信就塞在镜子后面，往三门峡搬家给弄丢了。三十多年过去，瑞姐只记着那一句话：“我就硬着头皮写这封信。”

瑞姐为写回信地址，专门跑到北朝村，看人家咋给台湾亲人写的。要不是大舅那边来信，大陆老家人是找不着他

的。只知道在台湾，其他讯息一无所知。瑞姐回信，大概说了一下家里的情况，“啥都不敢说，不敢写，简单写几句”。

此前，在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教书的四舅回过灵宝一次。1979年元旦，国防部长徐向前宣布停止炮击金门，那年三月，四舅去西安开学术会，顺道回老家，去了一趟灵宝县委统战部，打算开个证明，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节目联系大舅。结果被人家动员给台湾亲人写公开信，说大陆这边咋好咋好。四舅极不情愿，回到家发火了：“用得着你了，叫你写信，用不着你就批判你、整你，不写！”瑞姐最终也没写：“不是你想要说的话，好话咱说不出口。”那时民间传说，写的信到台湾海峡上空，飞机一撒，就顺风飘过去了。

此前此后，大舅还通过他的大女儿蔓菁从马来西亚、美国、菲律宾发信。大女儿从事制鞋业，是一家公司的副总，经常在这些国家跑。四舅也通过同校的台胞，经在日本的朋友转信到台湾联系大舅。

表姐玉瑞回信半年后，邻村新店人捎回一张大舅的彩照，还有二百美元。这人是 大舅的小学同学，叫赛旺，当兵过去的，退伍后，先做小本生意，后来开糖厂，1980年改革开放到上海做大买卖。

那天，瑞姐把大妗子引上去。“人家老婆都老了，还穿得花里胡哨，台湾当地人，到那边娶的，”新店人对瑞姐说，“你伯好好的，不用担心，人家跟咱不熟，其他事没有

说，就说在那边结婚了。”

回来的路上，大妗子一路抹泪。想当年母女艰难度日，常有妯娌来劝：“你还等啥哩？趁年轻赶快找个家吧，知热知冷有人疼，要不，往后日子可咋过呀？”村里也有人说风凉话：“等一个大地主的儿子，值不值？就是回来也是该镇压的货色！”但大妗子还是照样拾柴、担水、下地干活，拉扯两个女儿过光景。

1960年大饥荒，两个娘家兄弟来了，哭着喊着说：“姐呀，还是寻个家走吧，不为自己也为两个孩子着想呀。咱妈下世时，最不放心的就是你。”大妗子怀抱泪水涟涟的瑞和芳，平静地说：“两个女子我能养活大。”

瑞姐从小乖巧伶俐，上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，升高中全区分数考第一，但因大舅的海外关系，政审时被刷了下来。这件事对瑞姐的打击太大，她待在家里捂着被子哭了好几天。

漫长的十年动乱，大妗子白天劳累一天，夜里还要陪着村里的“黑五类”挨斗，让她交代和台湾男人秘密通了多少次信。这期间，两位表姐先后出嫁。大妗子的二弟怕她孤单，就把小儿小杰过继给她养老。

七英寸彩照上的大舅，身穿浅灰色毛呢西装，系橘红色领带，六十多岁的人了，仍容光焕发。瑞姐侧身偷看一眼自己的母亲，头发花白。

大舅一家

1948年7月，大舅大学三年级放暑假回过一次董家村，此后便杳无音信。那一年，大舅二十七岁，大妗子三十岁，大表姐玉瑞六七岁，二表姐玉芳是第二年五月出生的。

1949年3月，大舅来信说，外边世道乱，想回来。大舅的父亲、我的二外爷去信：“回来没有好下场，你想法去台湾。”上海解放了，大舅就到广州中山大学上学。广州又快解放，他就去台湾了。蒋介石“三带”：带部队、带黄金、带大学生。大舅在台岛没有依靠，二外爷让找他的昔日十五军袍泽，找谁，找谁，列有一个名单。

大舅到台湾后，还寄回一封信，写给他的七大、我的七外爷。来信说，他已到台湾，不用家人担心。七外爷回信：“你乖乖的，再不要来信惹是非了。共产党势力大，你再说，小心人家去那边抓你！”后来就再没有通信了。大妗子只记得其中说，他在台湾能顾住三口人的生活。

大舅到台湾，上那边的大学，是后来的妻子卖掉首饰接济的，她看上大舅的一表人才。她在一家纺织厂领班当监工，大舅当小学教员，一年后他们结婚。她告知大舅，她在大陆是结过婚的，河北唐山人，家里从前很阔气，父亲是张作霖的粮食官，1949年1月27日搭载太平轮去台湾，途中沉船，不幸遇难。

大舅告诉人家，自己的父亲早年投奔国军第十五军刘茂恩麾下，八年抗战出生入死，内战时期出任国民党灵宝县县长，

目前生死不明。侃侃而谈中，大舅却始终隐瞒自己在大陆老家的婚史，说从未结过婚。后来，他们的大女儿蔓菁1952年出生，二女儿蔓灵1954年出生，儿子伟汉1957年出生。

大舅大学毕业后，分在台中市粮食局。他是学法律的，负责打官司，经常下乡，跟农民讲政策，帮助发展生产。

大舅年轻时，看不起大妗子。结婚那天，大妗子下轿伸出丑陋的小脚。他最不能容忍的是，大妗子把头发在脑后盘成大髻，更显土气。大舅失望之至，喊大姨说：“把她的发髻剪了。”第二天，大妗子回娘家就是剪头发。那时候他就说，“终究要找一个帮我干事的人”。后来大妗子才闹明白，原来他是要找一个情投意合的人，能说着话，有共同语言。

每次大学放假回来，大舅喜欢和长工晚上在一起瞎编，睡牲口窑，给牛添夜草。

瑞姐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，“夜里我尿湿炕，他一下子把我扔到炕角”。瑞姐下边还有个弟弟，叫伟民，活一岁多，得病死了。大舅到台湾后，七外爷去信，说媳妇怀孕了。大舅回信，生个男孩给我写信，生个女孩就不要说了。大舅初到台湾来信说“人无危险，可去两三口人”，现在瑞姐判断：“叫去的人，我奶，我四大，说不了还有韩家村我姑，根本不会考虑我娘儿几个。”

1948年大舅放暑假回来，拿出女同学照片，让弟弟妹妹看，说：“我伯都能再找一个，我将来也能。”这些兄妹间的悄悄话，有一天传到老外爷耳朵里，爷火了：“学还没上

成就变心，开学不给他盘缠！”当时有一个叫霞的女同学令大舅着迷，一高兴就脱口而出，被他爷爷逮个正着。

秋季开学在即，爷爷不发路费，大舅启不了程，一个人坐在村外北岭头上哭。七外爷解劝，他跟前没娃子，待侄子可亲。最后还是几个妹妹四下给爷爷说好话，才勉强弄到钱，第二天从大营火车站乘车辗转到的上海。

1990年之前，大舅经常从台湾来信，老问四舅：“到底父亲、四大、七大是怎么死的，不管死得有多惨，必须给我说实话。”

大舅的父亲、我的二外爷狄倡伦，早年师范毕业投靠刘茂恩十五军，参加过忻口战役、中条山战役、洛阳保卫战、太原战役等，官至团长。1944年8月，得时任国民政府河南省省长刘茂恩一纸委任状，任第十一区陕州保安团团长，1947年11月转任灵宝县县长。1949年6月，冒险将起义将领刘希程、共产党代表王晓舟安全送出灵宝县境，从而免遭胡宗南部队围追堵截，灵宝城和平解放。1950年农历二月初七，削官为民、赋闲在家的二外爷，在“镇反”中被执行枪决。

我的七外爷，早年开药铺，后来经营布匹生意，“土改”时县城门面房被没收，遭关押。那天村部一阵枪响，七外奶以为她的男人被农会公审，在村外挖野菜受惊吓，从土堰上摔下来，小产大出血，七天后溘然长逝。

我的外爷在大家族中排行老四，守在村里操持六十八口家务，经营的四百余亩土地后来被农会瓜分。1951年土地第

二次复查时，受惊吓而死。

那天七外爷只是陪斩，最后放回村子，一直行医，1955年患肝癌去世。生前他利用在村里行医积累的威望，要了村口一处荒崖，凿挖了一处院落，安顿七零八落的狄家后人。

其实，那天被镇压的是我的大老外爷，理由是仗着县长侄子的威望，在村里说一不二。一同被镇压的还有我另外两个本家外爷，一个是当乡文书的十三外爷，刚师范毕业，才十九岁，村里人都说他死得太亏。一个是当小学校长的十一外爷，连亲友都异口同声地说，打死他不亏。

早年十一外爷在西安妓院欠嫖资，被人家吊起打得死去活来，家里赶几匹牲口卖了赎他。在下碛镇当镇长的九外爷给他安了一个小学校长差事，但他二流子习性不改，西安城带回来个女学生做小妾。1944年5月，举家山里躲日本人，他给刀客提供准确信息，一大家人所带细软全被搜走，事后他分得四成。此前的1941年，他得知七外爷来西安进货，给地痞混混说准旅馆房间号，人家瓮中捉鳖，末了他分得三成好处。

此后的1947年9月，山西陈赓、谢富治大军过黄河，发动农会分田分地，九外爷、七外爷赶一群牲口落荒西逃潼关，又是十一外爷通风报信，被焦村西塬一小股土匪打劫。事后，十一外爷的父亲、我的六老外爷，把小儿捆绑回家，麻绳蘸水一顿好打。据说，公审那天，他自己倒很轻松，振臂高呼：“我没枉活人世，吃喝嫖赌样样占全，死无遗憾！”

狄家是董家村的大门大户，我有六个老外爷、十三个外爷、二十四个舅。亲外爷排行老四，与二外爷、七外爷是亲兄弟。他们的父亲、我的老外爷排行老二，是独根独苗。

老外爷送走他的三个儿子后，1957年离开人世。“土改”前，他一直跟长工同吃同劳动，没有民愤，幸免于镇压。他是一个受苦人，七八月农忙时，领人下地摘棉花，两头不见太阳。二三月青黄不接，吃黑豆皮馍，吃麸子馍。老外爷总是黑丧着脸，搬出一筐子黑面馍，先圪蹴在大伙房窑门口大口大口吃。一群小侄子、小孙子谁吃不完，不准吃玉谷面馍。

后来“土改”了，狄家一贫如洗，一群小孩当院围坐一圈吃饭，没有菜，蘸秦椒水就饭。崖上采回苜蓿，放在一个大蒲篮里挑柴棒棒，思仙、灵仙、妙仙、平仙、贞仙等几个十几岁的女孩是我的姨们，男孩就我两个舅，当时不过六七岁，都乖乖围一圈挑拣野菜度饥荒。

老外爷领着二十几口孤儿寡母干活。那一天，他站在马车上，用绳索捆绑棉花柴，弯腰撅屁股“嗨嗨嗨嗨”用力拉绳索，突然绳子断了，人一闪，就从高高的棉柴垛上摔下来，胳膊被别在腰间的长杆旱烟戳伤，顿时血流如注。痊愈后，创伤处痒痒，一挠皮皮往下落，从此力气、心劲一落千丈。于是，老外爷开始手把手教他十岁的小孙子犁地、赶马车。孙子个头还没有车轱辘高，一甩鞭子，小身子摇摇晃晃。牵牛缰绳踉踉跄跄，牛头一摆被扔出老远，爬起来抹把泪试图再牵。在暖暖的春风里，老外爷哈哈大笑，儿子没

了，孙子可以顶天立地了。又不免伤神落泪，聪明的小孙子本应在学校读书的。

深夜，寒窑土炕，一盏油灯，老外爷默默地吸着旱烟片子，伴随沉重的咳嗽，一明一灭的烟锅也跟着颤抖。他对着似睡非睡的孙子，有一句没一句唠叨：“你爷遭了什么孽，你几个大，硬把一群孤儿寡母托付给我，他们倒享清福去了。”

临终前几天，老外爷把一个远房表哥叫到病床前：“她们一千妇女，没有主心骨，害怕死人，你陪我吧。”那几天，他肝疼不止，彻夜呻吟，惯用的热鞋底暖肚子不起作用了，气绝而死。

第二天，白事场非常冷清，村里没几个人来帮忙，关键的打墓活计没人干。我的母亲领着她两个不满十岁的弟弟，跪在生产队长门前放声大哭。生产队长一推开门，母亲就上前抱着他的腿：“常叔，你今天必须派人给我爷打墓，你不干我不行你，我就跪在你门前不起来。”

忙活了三天，老外爷才入土为安。想当年，二外爷县长任上，老外奶三周年祭奠，那个排场，方圆百十里有头有脸的人站满了半个村子，上贡的全猪全羊不计其数，一门板一门板往家里抬。按照豫西风俗，凡来亲朋好友凭吊，孝子贤孙都要哭要跪，二外爷作为大孝子，膝盖都跪烂了，几个小孙女哭成半伤子，喉咙沙哑有气无力，被香灰熏得头昏脑涨。

那次是灵宝县工农银行行长主持礼仪，过事班底都是县

上的头面人物。仅上坟就排了四五里长，前头的都走到了坟头，大部分人还没走出狄家大院。运城来的蒲剧团，洛阳来的豫剧团，西安来的眉户剧团，一个村东头，一个村西头，一个村北头，唱了三天三夜的对台戏。支了几口大锅，好菜好饭随便吃，一筐一筐的麦面蒸馒头随便拿，惊动十里八乡，看客络绎不绝。吃大户，开眼界，津津乐道，成了差不多一年的乡间谈资。

第一次回家

一直到1990年，大舅才告知，要回河南老家一趟。

四舅先回来，到三门峡市区瑞姐家，然后和瑞姐夫、小杰哥一起去郑州机场接应。大舅是随北京亚运会观光旅行团回来的。

四舅他们提前一天到郑州，第二天下午去飞机场。四舅说，互相不认识咋去接人？瑞姐夫提议，写个纸牌子叫小杰拿上：“狄丰义，你的家人迎接你！”

飞机降落，大舅走下舷梯，径直朝瑞女婿跟前走去。姐夫事后问大舅，为何独独认出他来？大舅说，看过照片，记住了，个子高。

大舅竟没认出四舅来。当年英俊少年，如今两鬓白发。接住后，问行李呢？大舅说在旅行团。姐夫还问一句，没事吧？大舅说不要紧。然后，把行李从旅行团拿上，在郑州住

一天，就租车回来了。

坐在车上，看到公路边田里骡子拉耒。大舅问，这是做啥哩？姐夫说是种麦。大舅十分惊奇，“骡子拉耒这多少年没见过了”，他看着亲切。路过洛阳白马寺停了一下，在门口望望，没有进去。

一路简单交谈着，大舅当时在台湾跟人家谈恋爱，年龄说小了五岁，规定退休年龄六十五，他却一直干到七十岁。在台中粮食局工作，“我吃粮食不成问题，好多人找我走后门买粮食”。他每次从澳大利亚运粮回来，轮船一靠岸，一群粮贩子候着给他接风，十天半月应酬宴请不断，巴结他，为了多得些粮食指标。平常摩托车被小偷盗走了，第二天就有人推一辆崭新的送上门来。他很后悔：“平日攒的钱全喝酒了，假若知道有生之年能回大陆见到亲人，会节省许多的。”

大舅还说，台湾退休金有几种领法，一次付清的，发一半留一半的，年年发的。他选择一次取清，儿子的女儿上研究生，正需要钱。

大舅在台湾一儿两女，大女儿蔓菁，深圳台资八千人制鞋公司的副总，管生产经营，未婚，高中同学上大学后把她甩了，深受刺激。二女儿蔓灵，美国读研究生，脑癌，三十一岁去世，留一女儿，上研究生。儿子伟汉，服役导弹部队，开过武装直升机，干到中校，在美国、德国进修，个头不高，身体很棒。

大舅说到台湾老伴，脾气很怪，经常发火，她嗓门大，

主要是在纱厂管一千多名女工，经常高腔吆喝。大舅住二楼楼，结构很好，喜欢养花。周围老百姓很尊重他，他经常到小公园拣废纸做好事。

大舅还说，他认识的熟人都陆陆续续回来，唯独他不敢，“我等他们都回来，能再平安回去，把情况说说，我才回来的”。

在机场接大舅，四舅见面的第一个问题就问和大嫂怎么相处，她一不识字，二是农村妇女。

大舅很郑重地说，结发夫妻嘛，她住猪圈，那我也住猪圈。

四舅笑说，这还差不多。

从郑州回来，先到三门峡市区瑞姐家。瑞姐、大妗子都站在楼下等，说快来了。芳姐不敢见，说害怕。

大舅年轻时脾气耿，大妗子经常说到这一点，以致芳姐第一次见大舅，不敢上前搭腔，连说：“我害怕，我害怕！”大舅、四舅一群人站在楼下寒暄，她老远绕过先上楼。后来到屋了，就知道谁是谁了。芳姐从小就没见过父亲，那天哭得呜呜的：“我没有大呀！”一旁的大舅故意拉下脸：“这不是嘛！”惹来一圈人哈哈大笑。芳姐十四岁订婚，嫁个女婿不心疼她，总是瘦瘦的，就没有胖过。

见到大妗子，大舅哭了，第一句话就是“我对不起你”，两个人都哭了。见大妗子哭，大舅起身转移话题，来照个相吧，就站在客厅照。后来冲洗出的照片，能明显看出两人一脸的不高兴。